

郑永年：美国与中国脱钩（上）

意味着与整个东亚产业链重组 成本太大

中美关系正在经历多年未遇的重大挑战。作为现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处理彼此的紧张关系和摩擦影响着整个国际环境走向。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近日在接受中新社国是直通车专访时认为，美国要与中国全面脱钩是很困难的，对美国经济伤害巨大。中国是东亚产业链的枢纽，与中国脱钩的同时，意味着美国与整个东亚产业链的重组，这个成本可想而知。

中美间分歧显著增加

国是直通车：您怎么看中美关系的现状和趋势？

郑永年：目前中美关系可谓处于两国建交以来最紧张的阶段之一。

从当下看，自贸易摩擦以来，中美间的分歧显著增加，双方渐行渐远。原本中美贸易谈判达成第一阶段协议，两国关系渐趋缓和。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没能控制好疫情。一些美国政客选择把责任推给中国，结果导致两国关系紧张升级。

直至11月份的美国大选，也就是未来6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个月时间，这一紧张局势恐怕还会持续，甚至进一步恶化。从之前曝光的消息来看，美国共和党政客已把抨击和妖魔化中国作为竞选策略，这会大大毒化中美关系。

不过，从长远来说，不管美国怎么做，只要中国是继续开放的，只要美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美两国就不会完全脱钩。

中国市场很大，美国资本很难完全放弃，其中的联系不是单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就能斩断的，企业的布局调整还必须考虑成本、产业链等各种因素。未来即便美国政府打算调整产业链，也会是个比较长期的过程，中国也会慢慢适应消化，总的来说会是一个“有危有机”的局面。

国是直通车：美国一些政治势力正在绑架中美关系，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所谓“新冷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郑永年：中美两国目前在某些领域比如科技、意识形态等确实出现了类似“冷

战”的状况，两国之间的很多来往交流也几近中断。但中美之间不会陷入如二战后美国与前苏联那样的冷战对峙当中。

彼时，美苏在二战期间站在反法西斯的同一战线上，两者经济没有依赖性，前苏联对外采取封闭政策，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微乎其微。

但如今，经过过去30多年的发展和全球化，中美两国依赖程度加深，所以一旦两国走向（部分）脱钩，会经历一个对双方来说都很痛苦的过程，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有很大影响。

这不仅仅是GDP增长速度几个百分点的下滑，更重要的是，这会割裂全球一体化市场和产业链，让许多其他国家也失去由分享知识和技术所带来的发展红利。

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挑战在于我们很多产品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其他国家手中，走向一旦脱钩，可能会对科技等重点领域带来很大的挑战。

国是直通车：近期有美国官员称，欲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

区等“特殊地位”，如果成真，预计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郑永年：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过去几年美国也多次提及这一问题。若不再是独立关税区，这当然会对香港的贸易和投资带来影响。

金融业是香港的支柱产业，美国最主要的金融公司几乎都在香港开展业务，如果美国限制美国资本进入香港，无疑将对香港带来影响。当然，这同时也会影响美国的利益，如今有上千家美国企业在香港经营。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已经有一些外国企业开始迁出香港，但这并不是因为国安法，而是因为香港的持续动乱。如今因为来自美国政府方面的压力，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

干好自己的事

国是直通车：中国应该怎么做？

郑永年：首先，对美“冷却”一段时间，做好自己的事。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各种言论环境充斥着不理性因素。针对这些过激言论，没必要一一回应。即便是针对关键问题，例如新冠病毒来源等的回应，也应该保持平和理智，将之交给

科学家而非政治家。简单地说，互相叫板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而且会深陷美国设定的议程。对美国，需要一段时间的“冷却”。

干好自己的事，本来就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发展之道，现在更应该做好这一点。

其次，加紧与西方其他国家的务实合作。

日本、欧洲等国家都有各自的立场和独立的利益考量，而非完全跟美国站在一起。实际上，美国和其盟友的关系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最低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在其盟友中的领导能力，已经急速衰落。

欧洲有国家批评中国的一些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美国站在一起，想与中国对立。多数欧洲国家都想和中国确立至少是一种可管理的关系。现阶段的当务之急是在冷却美国的同时，加紧与其他国家务实合作，多做少说。

再次，中国自身应该继续保持真正的开放，不能封闭自己。要知道各种资本还是“用脚投票”的，只要在中国有市场，有钱赚，企业和资本自然还是会来的。

最后，还要注意